

七七，七八 那个灰色与火红的年代

作者：范大楠（克利夫兰）



▲ 作者范大楠现居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

一九七七、七八年是一个改变很多人一生的年代，我也不例外。跟当年的很多人相比，我是属于幸运的人，因为我是七七、七八届的小字辈，15岁上浙江大学。虽然没有插过队、下过乡，也没有参加过军、扛过枪，但是那个年代还是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白银，甘肃省荒山秃岭中一个当时几乎与世隔绝的重工业小城，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坐落在这里，也是我出生和成长了15年的地方。父亲同济大学毕业，母亲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，被派支边国家重点项目，与他们的同时代开拓者一起，在这个只有四脚蛇的秃岭中矗立起了一个大型企业。七十年代时，企业有4万多职工。当时那里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半封闭的小社会，因为临近苏联，也是反帝防修的前线。七六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，高射炮架在公司楼顶，基干民兵全都背着AK54冲锋枪回家吃饭，也是颇为壮观。

那时候那里也是父母那一辈献完青春献子孙的地方。因为交通闭塞，我11岁之前除了周围土黄色的秃岭和呛鼻的白烟外，不知道外面还有别的世界。12岁父亲带我回老家，在上海第一次吃的小冰砖，差点把舌头吃掉！至今那还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没有之一！在那里，高中毕业以后的最好的出路是招工或顶替进公司做工人，可这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，是天上的月亮，够不着。周围邻居大一点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到周围的农村去了。甘肃贫困山区吃不饱是经常的事。母亲从我11岁上初中就开始发愁我上山下乡的事。如果没有七七年恢复高考，我的命运和其他很多人的命运会是什么样，真不知道！

那个年代，在初中完全没有念书。整天是学习黄帅和张铁生，学生也要写大字报。去高炮团学军三个月过了把枪瘾，学工去铸造车间翻沙三个月，去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三个月，两年初中就过去了！记得

当年期末化学考试，开卷可以看书，看考题一道都不会，现翻书，看元素表，把书本里的K都换成考题里的Na，结果得了100分！初中升高中，我以4个100分、两个99分名列全年级第一，当时全年级二十个班每班60人，全是靠抄书。记得数学老师问根号二怎么做，当时一脸茫然，问老师根号二不是1.414吗？还需要解吗？当时知道1.414就是最好的学生了！

命运在七七年翻了一个身。记得当时刚参加完一个打倒四人帮的游行，公司的高音喇叭里开始播放关于高考制度的改革措施。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，唯一的想法是可算不用写学习张铁生的作文了。当天晚上我的班主任任老师骑车到我家，与我父母商量给我报名参加七七年高考。我当时一脸懵懵，因为才上了几个月的高一，离高考就剩下半年的时间，很多课程都还没有学呢！我父母也有同样的顾虑。任老师鼓励说大家都没有准备，去试试！抱着试试的心态，在报名填志愿时，只填了三个志愿：中国科大、北大和清华，不服从分配。当时中国科大的声誉是超过北大和清华的。体检时，那个1米5不到的小护士，看着我的体检表说，14岁的小孩也考大学？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的身高从173变成了176，因为小护士的尺子是斜着量上去的！

报名后，因为学校高一的教学进度太慢，我有太多的课程要补，任老师说服学校同意我不去上学，自己在家准备高考。当时每天所有的人都在上班上学后，我一个人在家读书背政治，开始的几星期，很新奇和兴奋，看书很专注。可是一个月以后，孤独和乏味枯燥就不断涌来。于是每天中午和下午，坐在家门口父亲种的歪脖子枣树下，看同学们放学从家门口走过，也成了每天的必修课。同学们走过时的窃窃私语，特别是女生的眼神，也狠狠满足了一下懵懂少年的虚荣心。据弟弟和表妹后来举报，当时还有偷看小说的嫌疑，不过那完全是无中生有！当时复习资料根本没有，高中课本都是借来的文革前的课本。当时借了一本高中三角函数的课本，父亲教我从星期天早上一直到晚上把它学完。我三角函数的基础全是那一个星期天打下来的。

七七年高考，各省自己出题。考试过程平淡无奇。记得发榜的那一天，白银已是挺冷了，天灰蒙蒙的。父母都上班去了，我自己到了教育局门口等待发榜。当年白银是真的发榜，第一榜是发上了重点分数线，名字是按姓的顺序用毛笔写在红纸的大字报上，一张张的写，一张张的贴到外面的院墙上。每当有人提着红纸和浆糊出来，人们便跟着涌而上，争相伸着脖子掂着脚看红纸上的名字。终于等到了应该有我名字的那张纸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一眼看到了我的名字，还是非常高兴，但向毛主席发誓，一点也没有金榜题名中举的感觉！我七七年的分数还过的去，是我们中学第一，但离全省前十名还是有不少距离。七七年科北大清华在甘肃总共招收十几名，所以没有

被录取。由于不服从分配，其他重点学校也没有录取。因为我没有报普通高校，招生办说可以补报本省普通高校。我要求明年再考，可母亲有些犹豫，怕明年政策有改变无法预期。最后是任老师说明年再考没问题，坚定了我们放弃这次机会的决心。

从那以后，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各种各样的考试、竞赛和分班！先是各种竞赛，然后是分班考试：高一高二各二十班，先考试分重点班和普通班；然后全年级再考试组成两个高考加强班；再然后高一高二统一考试再选拔一个20人的尖子班，又称宝塔班。全校抽掉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。总之半年内换了无数次座位和班级，弄的现在都没有真正的高中同学，因为在各班呆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月。现在特别羡慕那些一讲发小同学一起几年几年的人。当时在宝塔班，60人的教室只坐了20个人，每人一个双人桌，没有老对同桌，也没有体育课。课间时，女生和大部分高二男生都坐在座位上看书，或闭眼睛养精蓄锐，我和另外两个高一的男生，实在坐不住，就起来在过道和门外走走，聊聊天。结果被教物理的佟老师看到，她朝我们大喊，“你们这些臭男生，在人前装出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，回到家别人看不到的时候，就使劲念书！我还不知道你们！”

七八年报志愿就要慎重多了。本来还想报中科大，但中科大在甘肃只招几个人，并且不招少年班，感觉风险太高。父母跟所有的江浙人一样，都有一种回南方老家的情结，所以当时没有考虑北方的学校。七八年的时候，当时谣传浙江大学要被中科院收编，改成第二科技大，并且派钱三强作校长，所以就决定报浙大。在选择专业上也受了当时宣传的影响。当时大喇叭里整天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材料科学是三大新兴学科之一！所以就报了材料系作第二志愿。浙大材料系是全国第一个正式组建的材料系，比清华和其他学校都早。

七八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考，考英语但不算分。高考过程波澜不惊，我被录取到浙大材料系。几年后才知道甘肃省的理科状元跟我同班同学。我这一生从此跟材料打上了交道。多年以后自己到甘肃招了几次生才知道，这种不热门的系，只要报了，一定会把你录进去，不管你的第一志愿是什么（那个时候还没有递条子的事情）。当时我自己确实有种草菅人命的感觉！录取之后改专业，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中国当时的高考录取体制，决定或扭曲多少人的生命轨迹！我们还是幸运的一代。可见能按自己的爱好选择职业生涯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！

从甘肃的荒山秃岭来到人间天堂杭州，加入老舍山下红旗猎猎的浙江大学（入学典礼上学生代表的发言词），对15岁的少年来说，无疑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。浙大求是、务实、开放的学风，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，那时



▲ 青春洋溢的年代

人们勤奋向上的精神状态，校园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，以及西方文化及信息的传播，这些都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！

近四十年过去，还记得清晨6点朦朦晨雾中操场上的跑步声和周围朗朗的背英语声。还记得南方老师浓重的口音讲专业课时我一脸的懵懂，以至于在美读博士上同一门课时发出会心的笑声。还记得当时校园里学生办的两个刊物，一个叫“星光”，一个叫“野草”，说中国的民主就像黑夜的星光和石头下的野草。还记得女排第一次得世界冠军、国足胜科威特后，满地摔碎的保温瓶和点燃的草席。还记得足球场上撒落的汗水，以及春暖花开放满校园的芬芳！还记得听到两个女生的窃窃私语说“男生看女生，一看是君子，二看是小人，三看是流氓”！那现在电视剧里男生都盯着女生看算什么？由于我在班里岁数最小，同寝室的的老大哥比我大一倍多，所以我深受老大哥们的影响！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我夫人说我没有青年，直接从少年迈入了中年！虽然那年代不讲花前月下，但是，浙大，你是我无悔的青春！

回想过去几十年，一种淡淡的思绪在心里升起。中国每一次大的变动，都改变和造就了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轨迹。我认为我属于幸运的一代。那将来的一代又会被下一次变动的浪潮推向哪里？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不被这些变动所左右？愿每个人一生平安！

写这些人看吗？谢谢你能坚持看到这里！

征稿通知：

无论其弊病，考试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公正的制度。而十年文革浩劫后恢复的77与78两届高考厚积薄发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中幸运者的命运。物换星移，四十年前我们是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角落的工人、农民、文工团员，甚至是刚放出来的囚犯。是恢复的高考将今天的我们汇聚在美国中西部的平原。朋友们，拿起你的笔，敲响你的键盘，开启你的语音识别，将你独特的经历记录下来。我们将汇集成一本可以传世的书。在下一个四十年里，你的文章也许会让你的后代更深刻地理解你的处事态度，也许会给你带来新的知音和朋友，也许会在夜深人静时唤醒那逐渐失去的记忆，温暖那些发冷的脚趾。写吧，暂将想象力放在一边，写你原始的经历，不用任何润色；写吧，享受这充分的自由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；写吧，你还有一点时间：交稿截至2018年2月1日。只求真实，长短不限。如需参考范文，请访问：www.dsffjsjhdshjjjsa

纪念高考40周年活动通知

时间：2018年3月3日周六下午，1点半到5点半
地点：印城华人教会 3405 E 116th St. Carmel, IN 46033
注册邮箱：7778eventcommittee@gmail.com

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

作者：北奥

周末受到邀请参加了一个老朋友的聚会，遇到了一大帮“南加知青”的朋友们。不知是“物以类聚”还是“臭味相投”，我们很快就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地聊了起来。“知青”，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“闪亮的名称”，竟然在地球的另一侧如此发光，它像一个具有强大引力的恒星，把零散飞落在周围的每一个分子，都紧紧地吸在一起了。

老邱是南加知青协会的秘书长，人是既热情又实在，没聊几句就向我约稿说：“你是北京人，又是77届的，就写个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吧。”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老邱简单的一句话，竟拨动了我心里的琴弦。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是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北京市第一次考试的作文题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恢复高考竟然过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了。（编者注：本文写于2007年）立时间，我的眼前模糊了，耳旁的谈笑声也离远了，我眼前闪现的是三十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我们七八个知识青年星夜赶路，迎风冒雪，翻山赶考的情景……

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，天气格外的冷，风也格外的大。既看不到前途又没有人管的“知识青年”们在“三九严寒”的日子里被公司的极左干部们赶上了河堤。公社某个主要领导干部的一句“恢复高考不是又把我们的贫下中农的子女排斥在大学外了吗？”马上民兵连紧急集合，在一天之内就把几百名知青“押”上了河堤。尽管河堤上是“红旗飘舞，锣鼓喧天”，可是我们的心是冷的。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破冰凿泥我们不怕，每天的窝头就老咸菜，常常是饿得前心贴后心我们也能顶得住，可是公社严令不许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决定，让我们即灰心，又不理解，大家在背地里议论纷纷。可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环境让很多的人都“知难而退”了，即使队里同意你参加考试，一没有时间，二没有精力，三没有复习材料，你又能怎么办呢？大队副书记是个复员转业军人，对我们知青很好，他偷偷地帮我们几个平时表现不错的知青报了名，并且答应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放我们进县城参加考试。

在我们几个准备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当中，有一个瘦小俊俏的女孩子叫小瑛子。小瑛子自幼聪颖，在学校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她的家境不好，父亲是个运粮食

搬运工人，有一次从七八米高的跳板上摔下来造成了下肢瘫痪，常年只能躺在床上。她妈妈从街道上拿一些纸盒子回家做，赚一些钱，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苦。为了能让她的哥哥留在城里照顾爸爸，十五岁的小瑛子自己提前申请下了乡。一年，两年，已经整整三年了，同时下乡的很多同学都已经通过走关系或者送礼离开了农村，只有可怜的小瑛子无依无靠，她家里没钱又没有关系，只好继续留在村里干活。别看她的个子小，可干活又快又好，从不惜力。每次她挑水远远走来，你只能看见两只大大的水桶晃来晃去，却看不见人影。小瑛子的嘴还特别的甜，村里的大爷大娘、媳妇姑娘的都特别喜欢她。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真是一点都不假，知青点的生活艰苦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别人生不着火的煤她能生着，别人点个火要好几捆柴火，可是小瑛子用三块劈柴就能把煤点燃。每次轮到小瑛子做饭准是个改善伙食的日子。同样的开销，小瑛子就能把素菜变成荤菜，同样的粮食，小瑛子就能把馒头蒸得大大的，把贴饼子做得香香的。知青点的每个人都把小瑛子看成是自己的小妹妹，艰苦生活中的开心果。

高考的消息像一阵春风让苦闷已久的小瑛子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。她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大家都坚信凭小瑛子的实力，这回一定能考上大学回城，回家照顾她瘫在床上的爸爸和受苦受难的妈妈。为了攒钱报考，为了攒钱买点复习资料，小瑛子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，她把路费甚至饭费都省了下来。

当时在农村有个顺口溜，把老爷们都觉得难以负荷的几个重活累活都归了类，而这挖河筑堤绝对是其中最累人的一项。连祖祖辈辈在地里干活种地的老百姓都觉得受不了的活儿，却让我们十几岁的知识青年，甚至身体弱小的女孩子来干，其艰苦性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。大家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冰冷的水里，一连几十天的不下堤。高考的前一天我们收工回到住地吃完晚饭，已经很晚了，知青们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就想倒头便睡。这时天下了雪，我们几个参加高考的知青怕夜长梦多，决定立刻下山奔往四十里以外的公社考场。

(下接B4版)